



神剑丛书

陈光华 著 重庆出版社



在这片曾经封闭 的天地里

17.2

5

在这片曾经封闭 的天地里

陈光华 著

重庆出版社

I217.2

425



B440117

806558

责任编辑 陈兴尧
封面设计 周琮凯
技术设计 郑汉生

陈 光 华 著
在这片曾经封闭的天地里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
*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5 插页5 字数144千
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1,000

*
ISBN 7-5366-1679-1/I·326

定价: 2.90元



作者小传

陈光华，1943年出生，当过兵和工人，曾任国营长庆机器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宣传处副处长、厂报副总编辑和宜宾地区报刊学会副会长，现任车间党支部书记，并任四川省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理事兼《剑门》文学杂志责任编辑。自幼爱好文学，青年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亦写新闻。收集在本书里的13篇文章，是近年所写并发表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，其中《在这片曾经封闭的天地里》曾获四川省首届神剑文学评比一等奖。由于长期生活在三线军工企业，因而写三线军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

BHVKY17

目 录

报 告 文 学

在这片曾经封闭的天地里	3
兵工豪杰	47
射钉枪推销记	58
金色的磁项链	72
中国呼唤马赛克	89
金奖	106
三线一支歌	121
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们	130

小 说

新拉郎配	147
胖咪咪和他的班长屁多洛维奇科夫以及……	167
关于耳朵的一个协会	182
窗口，那个花布口袋	201
凝固的霹雳	219

报告文学

在这片曾经封闭的天地里

开篇 巴山蜀水，隐秘着这样一支大军

列车从省府成都出发，向东南方向行驶，穿过平原，转了一个大弯，驰过山城重庆，旋即北上。那广袤的红土平原见不到了，进入眼帘的是重重叠叠的山峦。俄顷，一个洞口扑面而来，列车进入一片黑暗中。车厢里的灯亮了之后，昏黄的灯光一直未灭。车轮碰击铁轨的声音时强时弱地传进耳鼓，凭着直觉，我能分辨出是在钻洞还是在山间盘旋。我被颠簸得沉沉入睡，突然的急刹车又把我惊醒了。列车上的广播告诉乘客，这是临时停车。我对面的乘客告诉我：“这一段路，山高、坡陡、洞多、弯多，路情复杂，临时停车不足为奇。”

列车进入达县车站，已是夜深一点多了。我下了车，在车站小憩，等到天亮，便改乘公共汽车进山。天空洒下几颗雨点之后，骤然下起了大雨。烟雨朦胧中，客车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左盘右旋，接踵而至的，是一个个笼罩在雾海里的数不清的峰峦。车到一个小站，我又改乘另一辆火车向万源

进发。列车驶到万源，眼前终于出现一片平坦地带。人们真会见缝插针，就在这个弹丸之地，建成一座县城。说是城，其实就是一条街。城边的一道入天的屏障，便是著名的大巴山了。下了火车，汽车又载着我向山里进发。里面的山一个比一个大。传说山中有一座花萼山，三国时徐庶离开曹营后，隐居于此，人称花萼老祖，此山因此而得名。恰好，客车就在这花萼山下、八台山侧停了下来。这就是我要到的地方了。

我此行的任务，是采访四川三线军工。国家的第三、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，是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时期。好人好马上三线！那时，为攻尖端，国家把全国科技战线的优秀人才调到了国防科技战线，把优秀的大专毕业生也优先分配到国防科技战线，在四川建设起了一大批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些企、事业单位，多数分布在巴山深处、蜀水源头，进行封闭式的科研和生产。二十多年了，他们隐姓埋名，他们在做什么，鲜为人知。这是一片令人瞩目的神秘天地。

我向花萼山下的一幢大楼走去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军工这道紧闭的大门，在“军民结合”方针的指引下洞开了。那幢长期没名的大楼挂出了公开的牌子：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。

于是，世界知道了它的名字。

于是，我一步跨了进去。

第一章 这里并非与世隔绝

功彪史册的业绩已向世界昭示

笔者在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的招待所下榻。招待所的设备不比城市中等宾馆差。不过这里同城市相比不同的，是开门见山，仰头见天，群山挡住了人们的视线。在这里，看不见一间厂房，它们全都隐没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群山峻岭之中。看这地势，确实是一个战略要地。据史志记载，1932年底至1935年4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到大巴山，在4200平方公里的川陕边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就在我进山经过的那座万源城，英勇的红军打了一场万源保卫战，消灭国民党川军九个团。

航天总公司的一个同志告诉我：“山里没有一处平地方，修建厂房时，全用炸药轰平的。你乘火车来我们这里的路上有一座桥头小站，那是用40吨炸药炸出的一块平地。我们就是这样开辟出一条进山的通途。”

“我是第一批到这里的。”一位老军工回忆三线建设初期的情景，向我叙述：“我们这一批有100多人。在北京，组织上通知我们去四川，执行的任务是知道的，但具体地点是保密的。当时，我们二话没讲，上午接到通知，下午打起背包就走。时间是1966年7月。从北京来到这大山里，大家睡帐篷，搭棚子做饭。有的同志还住在老乡家里。老乡家也不宽敞，就将牛棚、猪圈腾出半边，让我们住下。晚上老鼠多，

把一个同志的耳朵都咬了。洗澡也很困难，出差到外地洗，夏天到河里洗。现在老乡还卖点菜，那时这里根本没有菜市场，根本没有蔬菜卖，一个个嘴唇肿得翻了过来，手指一接触就流血。为了改善居住条件，我们找了几个民工，大家一齐动手，盖了一个北京那样的四合院，是干打垒的，屋顶是油毛毡，屋外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外面停了雨，屋里还滴雨。这就是我们航天总公司的第一幢房子。再后来，运进一部柴油发电机发电，大山里有史以来亮起了电灯，还用电打水，但涨水时河里的水是黄泥汤汤，我们还得喝。……那时生活虽然艰苦，我们的精神却挺愉快！”

在航天总公司的这片土地上，我认识一对中年夫妇：男的叫李庆亨，身高1.7米，身材修长，面容清癯，39岁，大专毕业，是总公司长征机械厂总装车间主任。女的叫顾大英，比李庆亨稍矮些，身材丰满，皮肤白嫩，微笑时脸膛儿白里透红，说话挺有精神，有38岁，中专毕业，是长征机械厂计划科副科长。16年前，他们都在北京航天部的一家工厂工作，并且相爱了。

“你为什么爱我？”在金水桥头，顾大英抿笑着，侧过脸问李庆亨。

李庆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他自从认识了顾大英，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什么吸引力，因此，在车间里，他总爱到她的身旁，帮助她解决一些技术上的疑难问题。后来，下班后，两人都不自觉地走到一起了。天安门广场，是他们最爱散步的地方。他还未想过用什么方式向顾大英正式表达爱情。经

小顾这一问，他不觉涨红了脸，说话都结巴了。

顾大英又是一笑：“你说呀，为什么爱我？”

李庆亨抓耳搔腮，哼哼了半天，一双深情的眼睛在顾大英美丽的脸上扫来扫去。

“要么，我们是一般朋友间的交往啰！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周旋这种交往！”顾大英向前走了几步，要离去。李庆亨赶上来，轻声说：“我想，是‘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’。”他说的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原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顾大英大睁着双眼，不相信这多情的男子会说出这种毫无感情的话。心里想：世上那么多异性，你都去吸引嘛！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！”李庆亨真的急了，挡住顾大英的去路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俩都是有事业心的人，所以属于同一个性质相吸引！”

顾大英回过神来，忽然明白了，一头扑到李庆亨的怀里。天安门广场的春夜，风轻轻地絮语，金水桥下河水静静地流淌，只有这对年轻人，遏止不住春情激荡。……

他们结婚了。

“庆亨！”顾大英辗转反侧睡不着觉，轻声地喊了一声丈夫。

“什么事？”李庆亨睁开惺忪的睡眼，问。

“这几天我总是想，我们应该到发展航天事业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顾大英说。

“到三线去？是的，那里正需要我们年轻人。”看来早已

考虑成熟，李庆亨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。

.....

他们就是这样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去向，选择了一个最艰苦的地方。现在，他们的女儿已经12岁了。笔者见到他们时，正值学校放暑假，他们心爱的女儿要回北京看望奶奶。爸爸、妈妈工作忙，不能请假送孩子。

“离了你们地球就不转动了？”女儿噘着小嘴嚷。

地球，当然还会转动，可工作要受损失呀。望着去北京心切的稚气的小女儿，妈妈的心碎了，从眼里涌出两行热泪。

李庆亨告诉我：“家庭、社会矛盾是人人都会遇到的，心情不好时，不被理解时，日子不好过。家庭成员之间也需要理解！”

烽火机械厂的副厂长陈治高陪同我去采访该厂的总工程师杨元根。这是一位航天战线的高级工程师。傍晚，许多人都在阳台上纳凉，或到野外散步，而杨元根正在家里啃书。在山区里，许多科技人员为了更新知识，都在下班后拼命读书。当陈治高向他说明来意后，杨元根立即递过来两把蒲扇。多久没看到这样的扇子了，我感到奇怪，留意看了看室内，没有电风扇，没有电视机，更没有电冰箱，床头、案头、连同床边的方凳上，堆了许多书。也许，这就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吧。他自己穿着一件圆口、短袖线背心，一条蓝布裤子，他坐的那把折叠椅靠背上，搭着一件部队换装前的军便服。显然，这是他上班时穿的衣服了。

• 8 •

陈治高在这之前告诉我：“杨元根在1960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，现在是航天伺服系统的专家。1974年，父亲去世后，他便把母亲接到厂里。母亲不习惯这大山里的生活，只住了半年，又回到上海。87岁的老母思子心切，多次来信要他调回上海。为了报答老母对独生子的养育之恩，他毅然决定让妻子提前退休，回家照顾老人。现在，他们一家分成三处：上海、大巴山、还有在成都读大学的女儿。他每月150几元的工资，除供养老母外，还得每月寄给读书的女儿几十元。厂里考虑到他家庭负担重，派人给他送去生活补助费，被他退回了。他说：‘我家虽然有困难，但有的家庭比我更困难！’”

这位53岁的科技人员，向我谈的多是工厂如何发展，谈到个人要求时，只说：“我寄希望于下一代，生活更好一点。我们这一代，吃饱穿暖就行了。”我同他握手告别时，握着的是一把骨头。他太瘦了！

“洞中数月，世上千年。”这话对三线军工企业，只能是个古老的说法而已。人们也许不完全清楚，正是从这三线军工企业，频传出一个又一个扬军威、壮国威的捷报。笔者在对三线军工企事业的采访中，汇集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资料：

1964年，从巴山蜀水间飞出三线军工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亚音速歼击机；

1984年，又制造出第一架全天候歼击机翱翔蓝天；

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茫茫戈壁爆炸

成功；

1979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枚战略导弹飞行试验；

1980年5月，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地发射了大型运载火箭；

1980年7月9日，一艘猎潜艇在长江上游胜利下水；

1981年12月7日，遥四运载火箭地下发射准确命中目标；

1984年4月8日，我国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，4月16日，卫星准确定点于赤道上空；

1986年，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，标志着我国卫星发射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。

.....

35周年国庆那天上午，天安门前进行军事检阅。全世界都注视着经过天安门前的排列整齐的武器装备：那翱翔蓝天的歼击机群；那骄傲地昂着头的洲际导弹；那隆隆挺进、一往无前的坦克阵容；那指向蓝天白云的新式高射机枪；那振翅欲飞的火箭弹以及那列队整齐、步履矫健的年轻士兵们手中的全自动步枪……他们为中国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震惊……只有三线军工心里明白：这里哪一种武器没有注入他们的心血！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，用青春和生命，为祖国筑起了一道现代化的钢铁长城！

第二章 播种是为了收获，锻造干戈是 为了争得和平与安宁

当笔者接触到“两弹”元勋邓稼先的材料的时候，他已谢世。那是在1986年9月一次“创先争优”表彰会上，作为优秀共产党员的邓稼先，他的名字出现在光荣榜上，已经打了一个粗黑的方框。他的先进事迹材料，是别人代读的。我听着听着，不禁潸然泪下……

1958年8月，邓稼先来到某院，一边搞土建，一边开始了他毕生追求的事业：搞出中国的原子弹！

“老邓！”一个青年人说，“用这样的计算工具模拟原子弹爆炸，将来会被人笑掉大牙！”

一个身材高大、细皮白脸的中年人掉过头来，笑吟吟地回答：“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电子计算机也会有的！”他对生活总是那么充满信心和希望。说罢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将手柄摇得哗啦啦响。他就是邓稼先。

手摇计算机和算盘，在向世界的一项尖端科学进军，饥肠辘辘的中国人，在同那些生活优裕的外国人进行拼搏！九次运算，花费了邓稼先整整九个月的时间。他和助手们不仅弄清了过程，还纠正了外国专家的一个不算很小的错误结论。他们拖着虚弱的身体日以继夜，以最快的速度勾画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轮廓。

就是这样，中央领导还是等不及了。外交部长陈毅问王